

水

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正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冬重而出焉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宮成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輜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且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本為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未安勅書既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返

之期以開裛惑

其年七月幸興慶宮賦詩

詩在雅樂卷

其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太尉揚震上自為文因謂司空無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數數經此買食而餽貨金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海越十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祗懼上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兩京去來起至傾敗不顧萬姓行役無休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咸誅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遠失臣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終擇善而用無忌等拜舞稱賀

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

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

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上

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

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十

二月幸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二十

日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跼左

盛飾廡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

千頭將饋貴戚上知而教之曰朕省河洛經歷數州凡

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

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勳十四年上欲幸同州

校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

有公華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尽力收穫
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下禾始擬種麥直據尋常料
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祗供頃事兼之脩理橋道縱大
簡畧費一二萬而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
萬乘之尊垂聽一五戒之說退延旬日收刈搃了則人盡
閒暇家得康寧奎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十
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
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度遼圍遼東城破之以
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將帥因名
所幸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
以記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
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

臣遍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曰伐遼人臣徃征
則有之矣漢則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
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
畜削城平墓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
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爪牙
年齒未衰尤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弃金
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
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過一衛
士佩刀去馬車馬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所司之失

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赦矣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中夜山水暴至衝突玄武門
宿衛者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安有天子一有急輒
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喚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
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
至上元中召謂曰往九成宮遭水
無卿已為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
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圍師劾
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斯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
有蹶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
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

此禮部尚書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
云渭水灌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
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
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國所蔽故因
瀉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上因檢
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高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
日至濮陽上問右丞相竇德玄曰濮陽爽塏信良邑也
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禮部尚書許敬宗策馬
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
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顓頊

所居故謂之帝丘爰在漢晉隸于京師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則喪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之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可屬何故然對曰禹貢道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不過河而南侵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辯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四瀆何也對曰余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枝五陽數也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晨星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絕狀雖微細

其實尊也

上稱善

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孝吾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強其所以知吾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

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此蓋常禮朕覽欵幸涼州如聞

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

公敏曰陛下巡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

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

塵蹟奉勅故問敢不尽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蕪西

道經畧兵尤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待德駕擬

備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

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竟下詔停西幸無何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賞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知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雹之災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患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歎曰真大丈夫

聖曆三年七月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看荃舍利上許之千乘萬騎咸次于野內使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君主天下之主當重闡難見居安慮危上踞崎嶇既為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是憑且君舉必書不可不慎上中踞而還曰度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幸西京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臣

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違眾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於省事陛下以大足元年冬迺曠咸京長安三年冬還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窮於車輦乎士卒得無弊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傲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東周之人咸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璫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內都廷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

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况吐蕃最醜西隅咫尺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之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鼷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為邊戎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切為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廩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糜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墮在洛邑關西百姓賦

後役靡加皆逸就勞破益為損殷監不遠伏維念之文王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盍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更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二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頓人宿兵及三衛並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別送與金吾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溫湯迴幸兵部尚書韋嗣立山庄封為逍遙公改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四年正月上微行與后觀燈于都邑因幸中書令蕭至忠宅令宮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遠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

山川編于群神漢景帝巡狩祠黃帝於橋山章帝東巡祠帝堯於成陽武帝巡狩望祠虞舜於九疑景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高祖過魏祠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譚之冢魏武祠喬玄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略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備在祀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錄先報又天子巡狩所至之處命大師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於人加秩進賞蓋慮夫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堯之道也明四日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

川定貢賦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仍從北路豈不觀覽聖跡想像遺風且人主行幸禮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禮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於宋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於周後漢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猶脩祀六國成帝追蕭何曹參周勃靳歙夏侯嬰陳平張良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紹家傳之不絕周以藩屏為約事在繼代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又聞之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灾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絕唐初已來至于今日有功臣名相並加收叙其有正嫡已絕請傳支庶故殷朝繼及無

廢近親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繼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
之正胤嗣平陽者累世何必曹叅之嫡孫臣愚謂生有
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庶並听承襲臣所上事如堪
收錄伏願裁之及車駕至永寧縣峭谷馳道隘陋車騎
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並失其部
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
一以墊隘致罪大臣臣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命捨
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是怨歸於上而恩由_出於下請且
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
之

十一年正月三日發東都北_延二十五日至并兵部尚
書張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

行幸振盛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
路由河東有漢武睢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
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
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
仁與信安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及
禮_{舊路在岳北因}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
架張於應天門以示百寮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頓
上校獵引諸番酋長入仗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時有
兔起於御馬前上引弓傍射獲之突厥朝會使阿史那
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兔跳躍蹈舞謂譯者曰天可汗神

武天上則有人世無也上因問飢不對曰抑觀聖代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伏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服豈齊馴獸由是醜姓毒行久務常積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今陛下收其頃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伏賜以馳逐操弓乘馬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整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為醢穹廬為濬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孰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陛下緣自洛邑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治之所急况登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

事充備文物之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鑒誠伏陛下導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

東都幸太原至大行坂路隘禪車問左右曰車中何

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禪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

曰焉用此命焚之

天子出從無禪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緣損所須應出

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

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正元三年十二月上獵於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於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兩歲稅而誅求者殆過之後詔云和采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采粟麥納於近次今則遣致於京西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恤愷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咸異之因詔除其家

七年七月辛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邇皇邑復道連重城法筵會早秋駕言訪禪窟我嘗聞金仙教清淨宗無生七珎匪吾室萬行未球成名相既雙寂繁華奚所榮金風扇微涼遠烟凝翠晶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声境幽真慮

恬道勝外物輕意識本非悅含毫空頂後情百寮畢和亦書于壁其後京兆尹薛珣請以上詩序皇太子書刻於石而填之以金從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千軍使奏云蚤駕去冬巡幸諸營於銀臺門外立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於子停門外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六宮待行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日累幸左神策軍及晨輝樓九仙望仙等門觀角觝諸戲

其年七月幸安國寺觀孟蘭會其年八月辛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樂觀競渡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温湯宰臣疏請罷行御史大夫李絳率百僚與常侍崔元各等又疏諫三請不從又伏延英門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複道而往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複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僧錢百萬縣令縮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甕寺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太后遂狩于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群臣展入閣之儀退朝幸飛龍廐寶歷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勅檢脩東都已來舊行宮上自臨御已來常欲東幸宰臣等無不諫上意益堅常正

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為不可者

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國人心搖矣伏惟

稍迴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乃命檢計人情大擾百

執事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元入相朝因別對奏

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

今東都宮闕營壘解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

緩脩葺上曰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

其年三月上幸魚藻宮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

太和四年八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

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梨園含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

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寶精
思漸浸九夏日復在三時霖霖垂朱闕飄飄入綠墀
郊垌既沾足黍稷有大中十一年正月車
奏乃下詔曰朕以驪
一行蓋崇禮敬之心
狀獻章深覩尽忠已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沈香高坐
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論
聖廟免聽政之暇或議
為事卿等援經據古列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
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
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難也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
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
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
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
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發耶

世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於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寇
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思政廢寢憂
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
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駟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
搏斯固畋戈之常規而皇王壯觀至於親迫猛獸臣竊
惑之何者筋力駢悍爪牙輕健連弩一發未必挫其畏
心長戟纒撓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當前
率然驚輳事生慮外如或近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
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
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敢緣天
造冒陳丹懇上納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
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狩於鳴犢泉之野

正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蒐於崑明池夷落君長從上
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
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
妄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合
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執失思力
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儻使萬一馬有
顛躓將若之何上顧而異之又將逐兔思力乃脫帶刀
跪而固請上為之止焉
十一年十月射猛獸洛陽苑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

發殯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鏐民部尚書唐儉收馬搏之上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納之因為罷獵特進魏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獸司馬相如諫曰力稱鳥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趨夜還以為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污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恣情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駟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

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秘書監虞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史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郊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輦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檄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变色於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宜服窄食畢所殮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葛藟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望之歎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

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踞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
因此不復出獵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高宗
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太官烹
羊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圜師曰朕目擊彼羊
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怛之情今欲以死獸
易之可乎圜師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鬻鍾因曰吾
觀此牛殼觫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鬻鍾陛下取已死
之鹿代欲割之羊則充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
日又於山南布圍圍大順府果顏王萬與以輒先促圍集

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
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棄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
令放免上於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
遊西北達岐梁歷普潤至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
簡言賈忠監圍山阜縣時躡躡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
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處斷圍玄意竟抵
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至十一月
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
我后来冬狩三駟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
走未及去翮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

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
鑒齊楚仁思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多傷辛甲
令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
研精良增歎美予向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偶而畋
開一面之羅展三駮之禮無情校獵詎慕前禽鄉有箴
規輔予不逮合賜物十五段以申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蒐於鳳泉湯制曰今四方
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茲五校爰
備三駮非謂獲多廢存除害一昨長圍已合大綏未舉
而夜聞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鷄衣不充
寧堪凍露朕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耿明發增惕其
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太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
萬壽之休副三靈之望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
田耨古有訓豈唯為聖春庖厨者紘亦將以閱兵
講武誠不虞也詩美王之臣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
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聲誰譁也又曰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為悉駮禽順不左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
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
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蹴蒙籠越漸噉靡榛藪紅塵坐
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旒繽紛左右戎夷覓申勇攢
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
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

之虞流天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
哉靜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
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天下孰不幸
甚

正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
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饗軍士而
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苑至東
祗以鷹犬自隨本非昨田獵于時雖覓行人聚觀亦無傷
稼之意而諫官在外章疏頗煩乃何為示卿等知否李
吉甫對曰陛下軫念黎元親閱耒耜寃閭里之疾苦知稼
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孤矢前驅鷹
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徒之盛以為萬乘校獵傳說必

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供嘿則懷
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獻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
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駟有
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檠之變既不珍物又不數行則
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
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狂昔賢以為至誠陛下每與
臣等討論言追蹤堯舜固當弃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
言願願以狗物為心堯已為慮則昇平可致聖祚無疆群
臣與議不禁自息上曰鄉言是也朕亦深悟矣

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欲因事訊

諫乃獻醫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決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誠之內端潔為隄奔射亦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慾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遙万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則隨之氣與心流疾亦同之望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蕩氣天下之重從禽為戲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秉氣而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必喪貞智必誘蕩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勞

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思萬物以享德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大醫敢告諸御帝深喜納之

長慶四年三月赦文鷲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畱多少其餘勒州府更不用進來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諫議大夫高少逸於閣內論奏曰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去暮歸况方用兵師尤宜停止上改容勞之少逸退上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

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
廟頒下後官百表賀其諸瑞並中所司元日以聞其鳥
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
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具圖畫上進詐偽瑞應者徒二年
若灾祥之類史官不實對者三等

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
開皇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長安古城監渠水生監色紅白而
味甘狀如方印

八年三月十三日赤雀巢於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法如
冰雪以示群臣

正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慙懼增
深且安危在於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昏虛靈貺
未能成其美如理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
未為可恃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
餘瑞宜中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錄瑞物色目及出見
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

十二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壘徧於山阜至十三
年野蠶又食榭葉成壘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
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軒三伯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陝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內二
伯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十六年四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

殿前上閭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鳴於東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室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雉雌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司羅目一丈之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无忌曰自古嘉祥雜還陛下推而弗居遂令史臣閤筆無以示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觀古之帝皇觀妖災則懼而脩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瑞應之來朕當

勞心苦力以荅天地耳何煩致賀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焰入地二尺掘之則玄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勳員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樹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寬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曰凡厥休祥雖云美事若其不實取笑後人朕嘗見先朝說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野雀集於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鳶鳥有衛士報云材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言衛士仍奏為鳶煬帝不究願虛即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鳶嗤笑至今未弭人之舉措安可不思今李寬等所言得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龍飛在_泉足人同見

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始號嘉祥自餘虛實難明不足信者豈得忘相牽率稱賀闕前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降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見至來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故實文昌左承姚璿對曰汜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為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為

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苑丘縣鳳凰集衆鳥數萬前後翔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群三日遂改元儀鳳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獻瑞應圖上謂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錄卿喚取藩僚舊邸問其實事然後修圖上又為宰臣曰往昔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卷人之意明矣遂勅天下諸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慶雲圖制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准此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如常稻無異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群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有醴泉湧出石化為瑞麴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改

番禾縣為寶縣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官

懷集縣楊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

隨陽者臣歸君之象者也

五年九月太原奏文水縣冬蟄成蠶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戶部侍郎韓滉

判度支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二年十一月

賜號寶應慶靈池

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元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

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

尺先天觀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有

雲氣五色黃龍再見於泉中

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

即位即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為我何還之彼當慚

懼番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柏樹竹藁等二千

四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鶻

十一月潭州進赤鳥

十二年七月東都番守奏苑内生芝草一株是月河

陽進白鸚鵡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唐會要卷第二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祥瑞下 追賞 節日

祥瑞下

永正元年八月荆南進毛龜二詔曰朕以所宝為賢至
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盖虛美也所以建武形於詔令
春秋不書祥瑞但准令式申報有司不得輒有聞獻珍
禽奇獸亦宜停進

元和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異
獸等准永正元年八月勅自今已後宜並停進者伏以

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進即恐闕於盛禮準儀制令其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自今已後望準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來一鹿引之群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錡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於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縣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麋進之

十三年八月鹽鐵使奏郾城上蔡等三縣生菽萑草引蔓結實味甘人賴為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丁卯丘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並於為前稱賀其年六月鄆州奉濮州雷澤縣界有烏巢因風墜二鷓鴣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硤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茲歲已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赤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即否

三月三日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已後除合準式申奏外餘一切不可得妄有進獻其年七月幽州奏當李樹两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合為一榦向上一體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有實二百二十

一顆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
蠶其絲可織

大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有白虎入雲峯
觀按瑞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出
冥則見今并圖奉進二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
下奏伏以陛下勤求理本澄清化源不以灵芝白雁為
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為嘉祥宸翰昭宣睿情斯屬伏
請自今已後祥瑞俱申有司更不令進獻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
關石化為麵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奏界內野蚕自生桑上三遍成蠶
連綽九十里百姓收拾得並抽縲得絲綿并織成綉絹
三年五月勅朕以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
瑞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於郡國來獻
闕庭讓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廟元正列上
於太廟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臺豈俟聞薦諸道
應有三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
獵饗大廟及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並
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
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請今後諸道所有
瑞物俱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

姓於官河中灑出得異米煮食呼為聖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
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鷲雀之類無不馴狎於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詔殿前穿井得甘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兔一
其年七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追賞

正觀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以
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愷
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麵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賜酺合宴止飲與人同歡

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今後宴會所作山車鞦韆船
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勅百官不須入朝聽尋勝
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樂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
嗣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丞侍郎郎官
御史朝集使皆會焉因下制曰至春未已來每至假
百司及朝集使任追遊賞至十九年二月八日勅至春
已來每至假旦宜準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
逐騰遊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百寮於城東官亭
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
日赦文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
入朝曹任追勝為樂至天寶十載正月十七日勅自今

已後非唯旬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
樂至十四年三月一日許常叅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二十二年六月勅自今已後宜所听五日一辰盡其歡
宴餘兩日但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解不得別更科率
兼有宰殺採捕等

天寶八載正月勅今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其
中書門下及百官等共賜二萬匹其外官取當處官物
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至春末已來每旬日
休假任各追勝為樂

貞元二年五月詔曰今兵革漸息夏變又登朝官有假
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不須聞奏

四年九月二日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

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已下
及常叅官共賜五百貫翰林學士共賜一百貫左神
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一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
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貫
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準此數支付仍從本年九月九日
起給永為定制

十四年正月勅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
自今已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追
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未舒自今
已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勅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後至十

六日令取便選勝追遊

節日

顯慶二年四月十九日詔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勸慶事諸王妃公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雕鏤雞子以進正觀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去後並宜停斷龍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謂侍臣曰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敬宗對曰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楚三閭大夫謂區回曰常所遺多為蛟龍所竊今若無惠可以練樹葉塞筒并五采絲縛之則不敢食矣今俗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采絲及練葉皆汨羅遺風上曰我見一記有云

五色絲可以續命刀子可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虛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賜住者使續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龍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自今應是諸節日及生日並不得輒有進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已上親不得輒相贈遺

景雲二年十一月勅太子及諸王公主諸節賀遺並宜禁斷唯降誕日及五月五日任其進奉仍不得廣有營造但進衣裳而已諸親及百官一切不得進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休假群王常以是日進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

報田神制曰可至天寶一載八月一日刑部尚書燕京
兆尹蕭昊及百寮請改千秋節為天長節制曰可至寶
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改為天長
節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二十六年六月勅五月五日細碎雜物五色絲等並宜
禁斷
二十六年正月勅此來流俗之間每至寒食
日皆以鷄鵝鴨等更相餉遺既順時令固不合禁然諸
色雕鏤及造假花果及樓閣之類並宜禁斷

天寶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勅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
之文所以燮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後食並禁火三日
乾元元年九月三日上降誕日宜為天平地成節休假
三日
至寶應元年九月一日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永泰元年大常博士獨孤及上表曰臣聞天有春夏秋
冬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啓閉之候節也至若寒食已上
端午重陽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風俗况曆運光啓聖人
降生固宜紀載誕之辰與八節同號故玄宗生日命曰
天平地成節並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
流後代陛下纂祖宗之純懿與天地同德禮樂必循憲
章咸備而誕聖日未有嘉名伏願以十月十二日為天
興節王公士庶上壽作樂並如開元乾元故事表奏不
報建中元年四月癸卯上誕之日也初代宗時每歲端
午及降誕日四方貢獻者數千悉入內庫及是上以為
非旨不納
正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

詩錫之云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与
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
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声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
情仍勅中書門下簡定有文辭士應制同用清字上自
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
人為次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
宰相詩不加考第

五年正月十一日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
紀重陽或說攘除維因舊俗與眾宴樂誠洽當時朕以
以春芳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建天地同和俾其昭蘇
宜均暢茂自今已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内外官司
並休假一日先勅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吉制嘉節

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之始請令
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桂之種王公戚里
上春服士庶以物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會
宴樂名為饗句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於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
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天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
卷司農獻黍粟種各一升
八年正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集百官例宴會若
大選集賜錢三百千非大選集錢三分減一又詔三節
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已下可賜錢百千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狀以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
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

今諸司各會於佗所從之自是三節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內宴於宰臣位後施
畫屏風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其年四
月庚午上降誕之日近歲常以此時會沙門道士於麟
德殿講論至是兼召儒官討論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賜宰臣百官宴於曲江亭時徐州
節度使張建封未朝上寵遇之時令與宰相同榻而食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
放開屠一日
永正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誕並
請休假一日從之
元和二年正月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

其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玄宗
肅宗降誕日據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禮經及歷代典故
並無降誕日為節假之說唯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相
源乾曜以八月五日為玄宗降誕之辰請以此日為千
秋節休假一日群臣因獻甘露萬歲酌酒士庶村社宴
樂由是天下以為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韋見素以九
月三日肅宗降誕之辰又請以此日為天平地成節休
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即位雖無別置節日每至
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為乾曜見素等所奏以為
節假者蓋當時臣子之心
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為榮慶今園陵既修升祔將畢謹
尋禮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請付尚書省集百官與李

官叅議勅宜依者臣等聞君子之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玄宗肅宗代宗德
宗順宗五聖威靈在天已久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
不可行之禮請依王涇奏議並停制可檢首議臣
名不獲
四年閏三月勅其諸通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在
以上貢修其慶賀其餘雜進除二日條所供外一切勒
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奏聞
七年二月癸卯降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唯李吉甫
方固恩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吞之
九年十月勅停臘日京兆府饗狐兔進獻
十五年七月勅今月六日是朕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
中上壽其日並賜於光順門內殿與百官相見永為常式

後

竟以禮無所
據罷之

長慶元年七月六日勅自降誕之辰百官於紫宸殿稱
賀畢詣昭德門外命婦光順門並進名奉賀皇太后緣
去年降誕稱賀百官與命婦並集光順門群情以為非
便故改其儀

二年九月勅蕃客等使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
錢二百貫文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
其年九月尚書左丞兼集賢學士韋緩因奏重陽日百
官有曲江宴時請以修撰校理等自為一會從之仍別
賜宴錢

三年三月勅內侍省每年已上重陽日如有百官宴會
郡宜每節賜錢五百十貫文令度支支給

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準故事休假一日從之

其年五月詔停諸親端午恭賀

太和五年勅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

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著於

申令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與昆弟諸王宴樂群

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壽天下州府並置宴一日從

之

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奏俯近上已準故事曲江

賜宴今緣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望請改日上曰

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義今宜取十三

賜宴

二年九月勅慶成節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會蔬食任

陳脯醢仍為永制至四年復令其日

其年九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府準上已重陽例於曲

江會文武百官其延英奉觴宜傳

三年十月京兆府奏慶成節及上巳重陽百官於曲江

亭子宴會綵觴兩隻諸以舊船上杖木為舫子過會拈

收遇節即用者勅其上巳節置慶節及重陽即傳

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一日為慶節休假三

日著於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

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內宰臣與

百官請就大寺共設僧一千人齋仍望田里借教坊樂

官充行香慶讚各移本厨兼下令京兆府別置歌舞依
奏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慶誕

會昌元年二月勅我聖祖降誕昌辰宜改為降聖節休

假一日其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慶陽節準勅其日設齋

錢臣等請以百官共率料錢三百貫文充從之

二年五月勅今年慶陽節宜準例中書門下等並於慈

息寺設齋行香後以素食合宴仍別賜錢三百貫文委

度支給付令京兆府量事陳設不用追集坊市歌舞

六年六月奏中書門下奏請以降誕日為壽昌節天下

州府並置宴一日以為慶樂前後休假三日永著令式

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今月二十二日降聖日為

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皇帝誕降誕日請為乾和

節從之

唐會要卷第三十

- 大內
- 弘義宮
- 通義宮
- 慶善宮
- 大和宮
- 洛陽宮
- 大明宮
- 玉華宮
- 九成宮
- 奉天宮
- 三陽宮
- 具慶宮
- 華清宮
- 諸宮
- 雜記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具殿為太極殿改隋

昭陽門為順天門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承天門顯慶五年

八月有抱屈人責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為太極宮

弘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弘義宮初秦王居中承乾殿高

功特降珠禮別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

景雅好之至正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
朝二十三日太宗正位於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
極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乃至
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
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是瞻
仰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敞以稱萬方之
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

通義宮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為通義宮元
皇帝於舊寢以元正皇於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
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言遵邑里禮同過沛事等歸譙故老咸臻旅姻斯會肅

恭薦享成慶兼集為其年十二月九日勅以奉義監為

躍龍宮

即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為武功宮至六年

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為慶善宮

太宗誕於此宮

至正觀六年

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

在樂卷

其年諫議大

夫蘇世長侍宴於披香殿酒酣奏白此殿隋煬帝所作
邪何雕麗之若此高祖謂曰鄉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
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
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
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為足今初有天下
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

大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大和於終南山正觀十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太和宮厥地清凉可以清暑等臣請徹俸祿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比者風虛頗積為弊至深况復炎景蒸時温風鏗節沉痾屬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即相機行於是遣將作大門閭立德就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為苑自栽木至於設帷九日而畢功因改為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風殿并為皇太子御別宮正門西開名金華門殿名安喜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朝元殿應天門紫微觀以其大著至正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吏部尚書戴胄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成旅重以九成作使餘丁向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餘勢何足紀亂離俯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者責其催糧尽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嗟今丁役既尽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空虚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嘉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上聞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彫

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幸其
即令補葺豈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
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
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惠
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
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又乾陽畢功隋人解體
以陛下今時功刀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
深恐其於煬帝者矣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
下幸甚上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洛陽意在便於百姓
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得何若繕
修宜即停之
顯慶元年勅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餘材修乾元殿高

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

至麟德二年三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其應天門

先亦焚之及至造成號為乾天門神龍元年三月十一日

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號改為神龍門開元勅又為應天門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圻乾天殿於其地造明堂至開元
二十一年九月十日於明堂舊址造乾天殿

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弘機曰兩
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
將頽頓欲修殊費材力為之柰何弘機奏曰臣曹司舊
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研足支十年所納丁
庸及蒲荷之直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
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弘機攝東都將少府

兩司事使漸營之於是弘機之始造宿宇高山尋宮其
後上遊於洛之水北乘高臨有登眺之美乃勅弘機造
一高館及成臨幸即今列岸修廊連亘一里又於濶曲
疏建陰殿機得右銅器終盆而淺中有蹙起集鯉之狀
至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門即今之尚書左僕
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
宮裏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弘機之
作列岸修廊在於裏城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
致君堯舜之意哉弘機聞之曰天下百司各奉其職輔
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
敢越分也

大明宮

正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
備太上皇清幸公卿百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
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湫濕乃修舊大明宮改名蓬萊宮
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
名至三年二月二日克雍同岐幽華寧廊坊涇沃絳晉
滿慶寺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城京官一月
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移伏就蓬萊宮新作舍
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宮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也
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於亭院列白楊樹左騎
尉大將軍契止苾何力中宮得蔭快何力不荅但誦古
本易長不過三二年何力中宮得蔭快何力不荅但誦古
詩白楊多悲風蕭瑟人得意謂此時物冢墓也孝仁
遷令伐去之於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
曰禮失求之於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
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

則恣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御名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於宣政殿上燕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

二字應以行寫乃構字也

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負黼宸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庭醴升於牖主人授綬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門名納采等並謂權於別所上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為含元殿長安元年十一月又改為大明宮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為大明殿

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為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御坐生玉芝一莖三花親制
玉灵芝詩三章章八句曰玉殿肅肅灵芝煌煌重英發
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耿光玄氣產芝明神合德
紫微閣間彩白薜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玉
道惟幸生芳本當我宸旒効此灵質貢其寶玉獻猷神
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為魁剛
不利修作大史請卜佗時上曰啓塞從時詭妄之書勿
信乃命修之

正元三年十二月初作玄英門觀於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正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初造玉華宮於坊州宜居
縣之鳳凰谷正門曰南風門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
南風門東正門曰嘉禮門殿名輝和殿正殿瓦覆餘皆
葺之以茅意在潔務從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
玉華宮以為佛寺苑內舊是百姓田並還本主至二十
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穎營造離宮務從卑儉終費
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堯之時
無瓦瓦蓋桀紂之為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
德不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御采椽於椒風之
日立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鄙儉自當不謝古者昔宮
室之廣人役之勞切以此再思不能無愧其月餘克容上
表曰妾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工不可兼

遂北闕初見南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雖復因山籍水
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
約猶與木石疲民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
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
之君以逸，人無道之君以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
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
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為萬年宮至乾封二年
二月十日改為九成宮三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德造
新殿成移御之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頻奏請

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懼人勞今既暑熱朕在屋下尚有
流汗匠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意者祇避炎暑
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人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
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冷
宜人且去京不遠殿離以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不
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
曹司解署
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并序七百餘字群臣請刊石
建于永光門詔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并兼勅仍置嵩陽縣監察御史
李善感諫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封為事天皇以封泰

山告泰平致祥瑞則與三皇五帝比崇但數年時未
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發天皇恭
默思謹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
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
以此為憂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
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
甚稱之

弘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為嵩陽觀

三陽宮

與泰宮附

聖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於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
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出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來降還

旨愚臣固陋非為長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至
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
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
兵馬日費資給連雨豫旬恐難周濟陛下大倉武庫並
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祭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
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罇柄夫禍變之生在人
所忽故曰安必樂成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胡寇觀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
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下群生莫不幸甚
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太
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臣愚
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

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者堯舜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克念狗物博施濟眾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一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出朝廷具寮皆以犯忤為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報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為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

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馳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為宮為後於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玄宗謂諸王曰吾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時補葺已愧於勞人矣惟興慶創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舊邸因卻修建不免群卿考室之詞以秩庶民子來之請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毗俗採風謠以防壅塞是亦吾關四門達四聰之意時有作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奇讓朱邱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興作欲以助教化也吾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令其知信厚爾至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伏於興慶宮聽

政

二十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容各以官健二千人脩勤政樓太和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大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明光樓大中五年詔修明義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溫泉宮於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溫泉宮為華清宮至天寶九載九月幸溫

泉宮改驪山為會昌山至七載又改為昭應山仍於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以祀神六載十二月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於湯所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為降圣閣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於宜州宜君縣

正觀二年八月上每日視于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濕請立一閣上曰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乎漢帝而所費過之

豈為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飛
仙宮七月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仙宮之玄圃以分給遭
水之家

十七年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大
匠閻立德訪可消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
汝水傍通廣城擇以置宮焉役功一百九十萬雜費稱
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多
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顯慶五年四月八日於東都苑內造八閔涼宮五月二
十二日改為合璧宮儀鳳三年正月七日於藍田縣新
作涼宮宜名萬金^年宮弘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遺
詔廢之
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於澠池縣西

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弘道元年遺詔
廢之

長安二年六月於雍州永安縣置涼宮以永安為名仍
令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三年十月勅宮城皇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
外各給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右
廂給閉門魚一合皆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并
非時門閉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為飛龍宮

雜記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勅隋代離宮別館遊憇所並廢九
年六月改東宮弘禮嘉福寺門為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準舊制改東宮殿及各門與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事合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禮典此則成例足為軌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官殿名與沛王諱同者悉改為遂改昭慶殿章德殿昭賢侯廟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玄武門為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宮至十月兩京路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正元三月三日造會慶亭於麟德殿前

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班宏奉勅修延喜樓築夾城五年正月十九日宏又修玄武樓

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勅修望仙樓至十三日又令築望仙樓東夾城

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奉勅改造三殿前會慶亭

十二年九月上謂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浴堂院殿一所損壞欲換之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自有

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曰準禮經天下賦稅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亦不用分財賦至於諸國蕃客及迴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厨之餘其數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數殿亦不合疑何況一堂邪上領之而已又奏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村木數可千條皆長八七十尺上曰人聞天室中側近木長五六七十尺者尚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開輔蓋為聖時堂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玄化門晨輝樓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宮牆舍共一千六百間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書殿歲久傾危欲

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食飲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為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為天下幸甚六年四月詔毀興安門南行亭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衆二千築夾城自雲詔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其年五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十三年四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後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徙植佛寺之花木充焉

十五年二月詔於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
赴延英路殿

其年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宝慶殿脩日華門通乾門
并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二千人凌凌魚藻池

其年十月發右神策兵各千人於門下省東少陽院前
蕭牆及造樓觀

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時帑藏不實内外多事
土木之工屢興物議諠然

宝曆元年五月神策軍於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
宮掘地獲白玉一張六尺其年九月勅長春宮莊宅宜令內
莊宅使營

大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帷亭望仙門側看樓十

間並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勅修安福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又修兩
儀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勅造紫雲樓於芙蓉北垣

其年九月內出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
良以鼓吹迎於銀臺門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行云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宝已前
曲江西面皆有行宮臺殿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勅造灵符應圣院五年正月造仙臺望其年
六月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大中元年二月勅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勅親樓
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二年正月勅修右銀

臺門屋宇及南面城牆至獻武樓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郎開西上閣門永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勅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重明門為興教門長樂門為光政門光範門為應天門乾化門為乾元門宣政門為敷政門宣政門為觀政門日華門為左延福門月華門為右延福門萬壽門為萬春門積慶門為興善門章門為膺福門金清門為延義門金鑿門為千秋門延和門為章善門以保寧殿為文思殿其見在門名與京門同名並宜復洛陽舊門名

唐會要卷第三十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輿服上

裘冕

巾子

裘冕

章服品第

內外官章服附

魚袋

雜錄

舊制天子之服則有大裘冕衮冕毳冕黼冕玄冕通天冠武弁爵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幘翼善冠之服並出於殿中皇后之服則有褙衣鞠衣鈿釵禮衣之制並出於中太子之服則有衮冕具服遠遊冠公服遠遊冠烏紗帽并服平巾幘進德冠之服並出於左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二品翟鞠衣鈿釵禮衣並出於左三品服毳冕四品服黼冕五品服玄冕六品至

九品服爵弁

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二等天
裘冕衮冕鷩冕毳冕黼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
紗帽平巾幘白恰是也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修禮宮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言
準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勘
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
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載冕藻十有二旒則
天数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
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
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典至於孟夏迎氣龍見而雩
炎熾方隆如何服之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

旨相協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
記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
郊天亦皆服衮宋魏周齊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
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
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傳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
帝祭社稷黼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
章謹案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衮衣
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必臣
多殊為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祀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
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已下皆如王之服所以

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服之

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已下闕宰相二十三人李讓夷李紳中

裴休崔元戎李德裕盧商馬植周龜從崔銘扶令孤絢

使相十一人張魏蕃社崇崔慎由盧耽白敏中鄭涯起懿宗

昭聖恭惠孝皇帝諱灌宣宗長子母晁氏

太和七年癸丑十一月十四日生於藩邨以其日為

大中元年丙寅封鄆王名溫太中十三年己卯八月立

為皇太子監國改名淮翌日宣宗崩即位十七

咸通三年壬午正月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咸通十二年辛卯正月再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

大仁聖廣孝皇帝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崩于咸寧殿

十四朝符元年二月甲午葬簡陵在京兆府界諡曰睿位

改名暉十二年大順元年庚戌正月上尊號曰聖文睿德

光武弘孝皇帝天祐元年甲子八月梁王審令蔣玄暉

等殺帝於東都椒殿十八葬和陵在河南府界諡曰聖穆

景天禮唯從俗則命為制令詔曰乃秦皇之故事猶可

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隋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朝

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

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奏稱準令

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

徽二年高宗享南郊用之顯慶元年修禮改用衮冕事

出郊特性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則其

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衮冕為美今所司造二冕呈進上

以大裘衮畧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而不
用之自是元正朝會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
亦用衮冕自餘諸服雖著在令文永不施用
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大常所撰儀注有服絳
紗衮之文太子以為與大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
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
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
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綬犀簪導絳
紗衮白紗中置皂領標撰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
革帶劔佩纓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相日入朝釋奠則
服之其絳紗衮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佩
等無別又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

殊旒及裳纓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
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固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
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
所撰儀注不以降紗衮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
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章服品第

舊儀有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朝
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劔珮纓又有公服亦
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下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
服之六品已下無分鞶囊隻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
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
上著珂傘

正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以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是於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十一日勅七品已上服龜甲士並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准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所服黃從之

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蠹尋倫自今已後衣服下上

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已下文武並帶手中笄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中笄袋者亦聽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銖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銖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銖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銖八品服綠九品服深青並鍮石帶八銖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銖前令九品已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為部人所歐上聞之以章服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別一切不得着黃也大明元年九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為碧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已下着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為定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
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珮刀刀子契苾買鞞鞞其腰帶
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至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
有鍮石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帶筭袋等每朔望
恭日着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珠
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
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
式自外悉斷

十九年六月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
羅六品已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窠繡
綾婦人服飾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及五品已上

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依
腰袴靴緣聽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着紬綾羅縠五
色線靴履其襪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得六破帽
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禮陳設事緣供
奉官攝官者並宜攝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合
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
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
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下散官並不得
服劍珮綬

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圓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
百寮朝服于位時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

上太常博士錢珣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臣朝服
竊詳國朝政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
若須要冠服請各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
服從之

內外官章服附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並聽着緋珮魚離
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
不在服限若經叙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

開元三年四月勅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御史
已上者即許兼愛章服便為久例

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
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
有乖儀式如聞內外官絕無官者詐着綠不以為事又
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裝鏽之服一得之後遂
別造長袍透相倣倣又入蕃使別勅借緋紫者使迴合

停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天綬二年八月

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刺史品早者借緋及魚袋永
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崇

以賞有功不可僭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
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外餘不得輒賞

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正元元年
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兼省官至於章服皆

郊近日奉殿中及戎卒便請朱紫數事俱行其中自緣
腰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後更奏始興
省官至於朱紫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後許奏
請唯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着綠便許緋餘不在此限
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
使奏刺史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得虛為文飾其諸道
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後許奏論唯副使行軍先着
綠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者諸使奏請或資品淺尚
即請章服或賜緋未幾又請賜紫准令人仕十六考職
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着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
官三品然後許衣紫除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
約官品為例判官至檢校五品者雖欠階考量許奏緋

副使行軍俱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
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
兼許奏紫其有職事尤異闕錢穀者須指事上言監察
已下量與減年限進改殿中以上然後可許賜章服公
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雜錄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神龍二年九月儀制令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渾金玉
六品已下不得用渾銀
大和元年五月勅衣服器用車乘第室侈儉之制近日
頗差宜準儀制令品秩勲勞仍約今時所宜撰等級送
中書門下參酌聞奏

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着紗縠綾羅等衣服
六年六月制度勅條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
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
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
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食祿者其用勳官及爵直
司依出身品各仍聽珮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
用黃色以銅鐵其諸朝會宴會服飾各依所準品又請
一品二品許服玉及犀班犀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依
禮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常
官等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並不得服犀玉又車馬不得
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
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

長曳地不得長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
上又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官赴朝詣府導從職事一
品及府三品及散官二品三騎四品五品二騎六品已
上一騎其散官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不得過四騎若
京城之外不在此限今約秩職事官一品_{及府三}品二品
及中書門下三品五騎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
四品三騎四品五品兩騎鞍通銀用裝六品一騎通用
鍮石裝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其
若在京城外及勳績顯著_著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
已上非常參官並不得以馬從未位者聽乘蜀馬鞍用
鳥漆裝又請一品二品九騎三品七騎四品五騎五品
兩騎其京城內應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以下非

常恭官不得馬從其六品已下上常恭官周親未仕者聽乘馬餘未仕者聽乘蜀馬小馬鞍用烏膝裝其骨吏雜人色人不在其限其鞍轡裝飾飾據所司條流用銀者四品已下並不得許用垂頭押勝其用銀及鍮石者並不得開裝其軍容隊件要資華飾不在其限餘並請依所司條流又制節度使準儀令制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用憶六品已下皆不得用憶者今非冊拜及婚會並不得用憶又準少府式公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銅裝又準鹵簿令外命婦一品厭翟車從車六乘二品三品白銅飾犢一乘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乘從車兩乘者今附前件令式參酌今時之宜且婦人本合乘車近來率用檐子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

三品毋妻金銅飾犢車檐子昇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檐子昇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以即白銅昇不過四人也四品五品銅飾犢車白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四人省吏及商賈妻並不得乘奚車及檐子其老者聽葦輦車及叟籠昇不得過二人庶人準此伏緣白銅先以近斷今請庶人合用白銅者通用鍮石其省吏及商賈妻女老病者聽乘座車及葦輦餘並准所司條流勒旨並依奏又奏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以金銀過為首飾並請禁斷仍請勒依正元中舊制勒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及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亦請切加禁絕任以彩帛縵成高頭及平頭小草履即任依舊餘請準所司條流又奏準營繕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

施重栱藻並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厦兩頭
門屋不得過五間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厦
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勳官各
依本品^官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
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對
鳥瓦獸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廡子孫雖廡盡聽依
仍舊居住其士庶公王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近
者不守勅文因循製造自今後伏請禁斷又庶人所造
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輒施裝
飾又準律諸營造舍宅於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亦
皆令改去之其物可賣者聽賣若經赦百日不改去及
不賣者論如律又奏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雕鞍銀

鐙從以童騎最為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准此師僧道
士除四維及兩階大德餘並不得乘馬又諸部曲客女
奴婢服純紬絹布色通用黃白飾以銅鐵客女及婢通
服青碧聽同庶人兼許服夾纈大夫許通服黃白如屬
諸軍諸使諸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
得服紅紫為裙及銀泥菴畫綉等餘請依令式又制度
內衣服車乘器用等^官室等其請職掌官等並請約文武
官例各委^依本道本軍大使以職掌高下約為等第比類
聞奏又應諸色條流請委御史臺知彈御史兩巡使東
都留守京兆河南尹留臺御史外州府長史準條流月
日切加糾察如違沒入所犯仍量加決貴其常忝官具
名聞奏其在城諸使各委本司勾當不及者委臺司覺

察聞奏勅旨理道所關制度最切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雖不在條件之內亦要所司准令令式勾當仍加捉搦其禁軍仗衛雜錦飾及諸道鄴鎮等使軍裝衣服即不在此限餘並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戶部濫鐵三司奏准今年六月勅令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等其孔目勾檢勿覆支討對勾押權遺旨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及無紋綾克衫及袍襖依前通服綠闇銀藍鐵充腰帶不得乘毛色大馬鞍轡踏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有正官及在城及諸色倉場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及庶人紋綾充衫袍依前服綠藍鐵充腰帶乘小馬鞍轡街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未有正官及典行按令史等請許羸葛布

及官施等克衫襖亦請依前通服綠銅鐵腰帶乘蜀馬其鞍用烏漆鐵聽踏子鐙每司各許三人着綠布衫其不行按令史并書手服白仍並不許乘馬及馬從通引官許衣前羸紫絕及紫布充衫袍藍鐵腰帶乘小馬鞍用烏漆鐵踏鐙其行官門子等請許依前服紫羸布絕克衫襖藍鐵腰帶仍不許乘馬其騾網車網等緣常押驢騾於諸州府搬運及送遠軍衣賜頒應程期請許依前羸紫絕充襖藍鐵腰帶乘驢中出塞即請許乘羸壯馬餘並不得違元勅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及應向外監院職掌所由請勅下後約省使條流遞減一等處分除此外餘並准元勅處分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勅今年十月服冬裘後其衣服與馬並

宜准大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分如固^故違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責其布衣五年不得選舉

開成四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內婦人衣袖先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減三寸從之

五年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疾亦許乘檐子不得便乘卧輦宰相三公師保尚書合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得乘限其檐子任依漢魏故事準載步與步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

任所在陳牒許暫乘疾瘥日傳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雇又中書門下奏臺司所奏條流檐子事更須商量其常參官或是諸司長史品秩高者有疾及助力餘怯不能控馭望許牒臺暫乘檐子患損勒傳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者若所詣稍遠計費極多制檢身不合貸借輕費則不濟所要無偏則不可支持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狀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度為折衷餘情依御史臺所奏

冠

唐制親王服遠遊三梁冠五品已上兩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武官凡中書門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幘御史服法冠武德四年七月勅折上中軍旅所服即今幘

頭是也自後紗帽漸廢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皂而向後
幘髮俗謂之幘頭周武建德中裁為四脚
其年十二月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
髻竟為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髻為上所以古人
方諸君子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之事莫不衣小
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尊而臣卑俄亦變改此即
近事之徵
正觀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冠弁帶異善賜貴臣進德冠
因為侍臣曰幘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
方無虞當偃武事此冠頗採古法無類幘頭乃宜常服
至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
開元十九年六月勅應五品已上行六者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并幘諸司供奉官衣
冠履舄等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
者並自修理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品正奉勅
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
從本方正色每至正東朔望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見
仍望永為恒式勅旨依
正元七年十一月上問冠冕
於宰臣時董晉對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動有珮玉之響
以節步也故大禹惡衣服而致美於絃冕上然之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
天授二年則天內宴賜群臣高頭中子呼為武家諸正

樣景龍四年三月內宴賜臣宰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踏皇帝在藩時所冠故時人號為英王踏樣

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巾及官樣圓頭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為左僕射自創中號曰僕射樣

太和三年正月宣令諸司小兒勿許裹大中巾子入內

魚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

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命緣品命帶魚之法

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纔至亡沒便即追

收尋其始終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已上有夢亡者

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

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

是日出內魚袋賜之岳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諸

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至神

龍元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魚袋

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

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

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階級者許珮

金魚袋至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

王官階級者亦聽着紫佩魚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

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職始也蘇氏記曰自永徽以來正負官始佩魚其離任及

致仕即去魚袋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

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曰致

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

見占闕者聽準正負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

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

之章服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

者銀裝

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

軍中卑品此色甚多無功受賞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

但是從京借并軍中權借者並委勅到收取待立功日

據功合得郎將以上者委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

幽州鎮軍赤水河源潮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

籍懸賞量軍大小各付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

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輿服下

異文袍

輅車

雅樂上

品六品乘輿雜記

幕羅

乾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

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

其日勅凡笏周制也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自西魏後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

品以下兼用竹木近唯尚書郎執笏公卿但以手板後

周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至晉宣時內外婦人執笏其

拜俛伏興
開元八年九月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
屈後挫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
品爵執笏假百官亦依例
異文袍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勅三品已上服大科細綾及羅
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服小科細綾及羅其色朱飾
用金六品已下服細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紉其色黃六
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庶之人服細綾絕布
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
天授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
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

恩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
此袍賜之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
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磐石及鹿宰相飾
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
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
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鈴衛飾以對鵲
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豹文銘
傑皆各為八字回文其恩曰忠正正直崇慶榮職文昌
翊政勲彰慶陟懿仲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
勇
開元十一年六月勅諸衛大將軍中軍郎將袍文千牛

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統衛大蟲文武衛鷹文威衛
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
正冬陳設朝着日甲會日着袍
正元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等新制時服上曰頃
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文俾有定稱節度使
文以鵬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鷹銜威
儀取其行例有序異人人有威儀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叅官復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
十一月三日賜文武常叅官大綾袍

大和六年六月勅三品已上許服鵲銜瑞草鴈銜綬帶
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許服地黃花交枝綾六品
已下常叅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紋綾隔織獨織等

充除此外應有奇紋異制袍襖綾等並禁斷其中書門
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勅下後許一月
日改易應諸司常叅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易除非常
叅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許通服絲布仍不
得有花文一切禁斷其花絲布及紬綾除供御服外委
所在長史焚毀訖聞奏其不可服絲布者許勅下後限
一月並須改易

武德初著令天子鑿輅五等玉象革木以供服乘用
之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
皮軒安車耕^金根車四望車羊車中^高馬^大宗^八節^和米
正觀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車黃鉞車通為十二乘也

以為儀仗之用駕大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
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
大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則天以為常
玄宗中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舊制輦有七一曰大鳳
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方亭輦
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二曰常
平輦其用如七輦之儀二曰腰輦則常御馬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
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輦陳於鹵簿而已
正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裴延齡奉進止
修造法駕御輅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止閱新作指南車記里車於麟德殿

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重修御輅鼓法駕等車
二十四乘并調馬拖車一十三乘

乘車雜記

正觀十三年上幸九成宮時中郎將結社率反犯御營
馬騎得踰長幕宿衛官拒之方敗走太宗乃遣造烏漆
看於三衛幕外徧以為城於盾面綵畫為獸頭咸外向
令馬騎見之不敢進遂為永式至顯慶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車駕行幸運載排城
上以為勞煩乃令於舊所築牆為固

顯慶元年十月左僕射於志寧奏請駕行日須三部張
設更造九十連帳及三梁等上曰九十連帳非唯營造
費功又大須車牛運輦朕坐小帳足得自安行日止用

兩部帳幕不須更辦三部其殿中帳幕兩部外宜迴與衛尉無忌奏曰陛下每事儉約非惟不造大帳又減一部事多省約彌彰聖德抃舞稱賀

二年十一月詔朕近尋殿中舊帳寶鞍轡甚多既非所須徒煩貯掌其殿中供奉及妃嬪已下寶鈿并金裝鞍轡韉鞞等並宜令毀剔各依儀式須賜人者量留

開元十五年七月勅殿案^中繳扇及諸司雜物須修理

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司者給匠修理其物應納庫藏亦本司自送

天寶元年正月勅黃鈇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其黃鈇宜改為金鈇威武之儀也

七載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常縮奏御案褥牀帳望去紫用赤黃制曰可十載七月勅近改旗幟為赤黃以符土德其諸衛隊仗緋色者宜令所司依內出黃色^樣攢即造其槍並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須更染別色長一丈四尺為限其諸軍職掌有先用火焰緋幡處宜各將一樣送付諸道准此改換先用赤色宜停

武德初襲齊隋舊制婦人多着幕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鄣蔽至永徽已後稍有帷帽施裙到顯即漸為淺露矣龍朔三年有勅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

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勅下百官家口咸是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鄣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幕

羅魯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寔成風俗過為輕率
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須禁斷自
後不得更然

戟

景龍三年七月皇后表請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
請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蔭門施祭戟制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勅廟社宮門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
王郡王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尹
大都督上都護開國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諸
州門其門戟幡有破壞五年一易百官門不在官易之
限免者者葬訖追納若子孫合給者聽準數番不足更
給其以理去任及改為四品官非被貶責並不合追收

玄宗朝衛尉鄉張介然為河隴行軍司馬因入奏上言
曰臣今三品合立祭戟臣河東人若得本鄉立之百代
榮盛上曰鄉且將戟歸故鄉朕更別給鄉戟列於京宅
本鄉戟介然始也檢年月未獲天寶六載四月八日勅改儀

制令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二十四戟東宮每門各十
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柱國帶職事
二品散官光祿大夫已上鎮軍大將軍上各同職事品
及京兆河南大原尹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
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
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軍帶職事三品若下
都督中下州門各十戟並官給
上元元年閏正月宰臣呂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或

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諛遂權釋祿服衣吉
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正元四年七月詔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李愿為銀
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仍賜上柱國以晟功高故寵
異之賜勳俾與父並例門戟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軍準儀制
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等
帶職事三品已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勅

六載四月八日勅文散官光祿大夫鎮軍大將軍已上
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
伏請准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已上正員職事官為定
勅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勅立戟官階勳悉至三品然後申請
仍編於格令

又勅立戟官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
大夫戶部侍郎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垣立戟雖令式所
著似有關文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令各罰一月俸料
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句檢不精禮部負
外郎元佑等守官假器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

興以來勳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准司舊

制待官階勳並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

銀青階而義坊獨據令文上柱國柱國三品者十二戰無以
階款勳之文牒省非受兼削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
四品官者自非是受兼削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
前品宣州刺史是受兼削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
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亦無稱令吏部尚書鄭餘慶以
為不可臺司彩離無狀禮部狀無稱令吏部尚書鄭餘慶以

不言自正元已來立戟一十八人並無銀青已下階遂
以上聞故皆逮坐續放陸則備崔元佑一月俸料
十二年十月禮部奏武寧軍節度使李愿奏去正元三
年立戟一十二竿經今三十餘年戟竿及衣幡破壞准
儀制令官戟五年一換勅旨李愿立戟年深稱要修換
有司詳檢在格無文以其家承忠勲身著勞効特宜賜
與用示恩榮即與重換其戟收納舊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左
右監門衛將軍魏簡陳弘慶劉承偕常元素仇士良李
藏用李朝盛等奏臣等準格令合有祭戟之祭事下禮
部而負外郎賈鏐以馬進潭等三人合立祭戟其陳弘
慶已下六人緣官是負外郎置與節文不同奏罷之
長慶二年十月以禮部尚書常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辭曰請門戟十二戟自持赴鎮從之

咸通三年楊汝士與請子位皆至正鄉所居靜恭里无
弟並列門戟時人榮之

天祐四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冊訖舊立
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禮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記曰按禮祭法上古祭名不聞有戟神節度神近
代受節於置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
子三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古之諸侯也在其地
則施於公門有爵位宗顯者亦許列之私第苟祭
之拜之不經之甚也

雅樂上

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所創

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
正觀二年六月十日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
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搏節理之興替豈此之由御
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之將亡也為
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
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
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
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
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豈樂聲哀怨能使悅
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
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

由音調上然之初孝孫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
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
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大樂
與天地同和詩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
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有四調祭圓丘以黃鍾為宮
方澤以林鍾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晏則
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准扣七鍾餘五鍾
皆復無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
廬懸矣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軒臨奏太和王公出
入奏舒和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
帝而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昨奏福和五郊迎氣各以
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
宮之義

亡絕已多莫能知之也

正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乃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文孝孫率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立以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奉順和之舞禪梁父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為

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宜以太簇為宮兩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為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皇帝大射以姑洗為宮奏騶虞之曲皇帝太子大將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以姑洗為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為宮其樂八變大簇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

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
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侯伯子男六五鄉五六大夫四士三然
後樂教大備

正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
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
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奏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寔
宜允副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
重光襲軌化覃行代葦慶出代瓜瓞詩云濟哲惟商長發其
詳言殷之先祖久稱不深智虞夏二代發其詳也三廟之
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迹
肇沮漆教漸幽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令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作

流于子孫廟樂清奏永錫之舞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
克詔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
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應奏
期馭曆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以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
多祐武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
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
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
靜柔順利正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廟
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于茲鍾律革音播鏗

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屬於蒸嘗爰至典司加宗稱
號循聲倚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
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
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
紀功旌德久被樂章即郊祀四懸猶用于戚之舞先朝
作樂韞而未申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
成慶善之樂皆着履執紼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
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依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着金
甲人數並依八修補仍量加簫笛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即
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說

咸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製樂十四首有上元二
儀三村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慶雲
之曲詔有司諸大祀享並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
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
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常萬石奏據正觀禮
郊享日文武奏元和順和等樂其舞者着委貌冠服手
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者着平冕手執干戚奉麟
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
破陳樂并改器服但以慶善不可降神神功破陳樂又
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依舊及今不改事既不安

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並器服摠宜
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曲仍奏神功破陳樂及功成慶善
樂并殿庭用舞文武並用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置舞曲直
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二十二日
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正觀年中
所造武舞準正觀禮及令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
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與于野二變象冠靖閔中
三變象夷夏服從四變江淮寧謐五
變象檢祝讐服六變復謹案正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
六變亦如周之大武而成樂上謹按樂有因人而作者
則有因人而止如禮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懸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是也有着成數者數終
則止不得取行事賒促取為樂終早晚即禮云三闋六成

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正既非師
古不可依行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正觀禮六成樂
止立部伎內破陳樂五十二編修人雅樂只有兩編名
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編修人雅樂只有一編名
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編今八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
享曰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令更加破陳樂慶善
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陳樂慶善樂及
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於
事為便破陳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相文事按古六代
舞有門雲大咸大濩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
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一得天下
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用

用二舞曰先奏神功破陳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圓丘方澤太廟祀享日則用上元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陳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舞商調鄭玄云此舞商調者祭商柔商堅剛也以臣愚智斯義不當但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

則音柔人怒則聲烈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金為臣道便為剛乎是知周制無商不為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靈長後業昌盛卜代三十八年八百是去金之應也即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全乖原夫聖人之情詳夫作者之旨車服器械為易代之通規郊禋穀調避德王之刑尅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情祭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成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之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之舞人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為之號為二舞

即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
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顏容脩正者克令太常博
士主之准國子學給科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
之儀經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接周禮
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
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
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
陽歌奏之儀用扶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
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仍是陽合於
陽非時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望改
為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案周禮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

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正不同
四時文物各隨方變色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
泰莫不由此今祭器首禱摠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
其方色舞者常持阜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為
不便但五行相尅賢愚共悉絳為火色有忌於金方阜
為水位則妨於火德事理乖迂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
依望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標袖又以
樂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同
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然後風移俗易灾害不生
其經樂章目雖詳稍乖旨要望委通明博識脩撰訖然
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常緝令博士常道直樂季尚

冲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處申懷操等銓叙前後所行
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大樂鼓吹兩署令工人集之時太
常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正觀中侍中
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
是縮又令大樂令孫玄成更加釐革編為七卷

開元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声度說為
之詞令太常樂工既集賢院教習数月方鞫因定封禪
郊廟詞曲及舞至今行焉馬司徒杜祐論曰夫音生於人
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
感而舒慘故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
喜抃斯之謂也是則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随物感動播
於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故手之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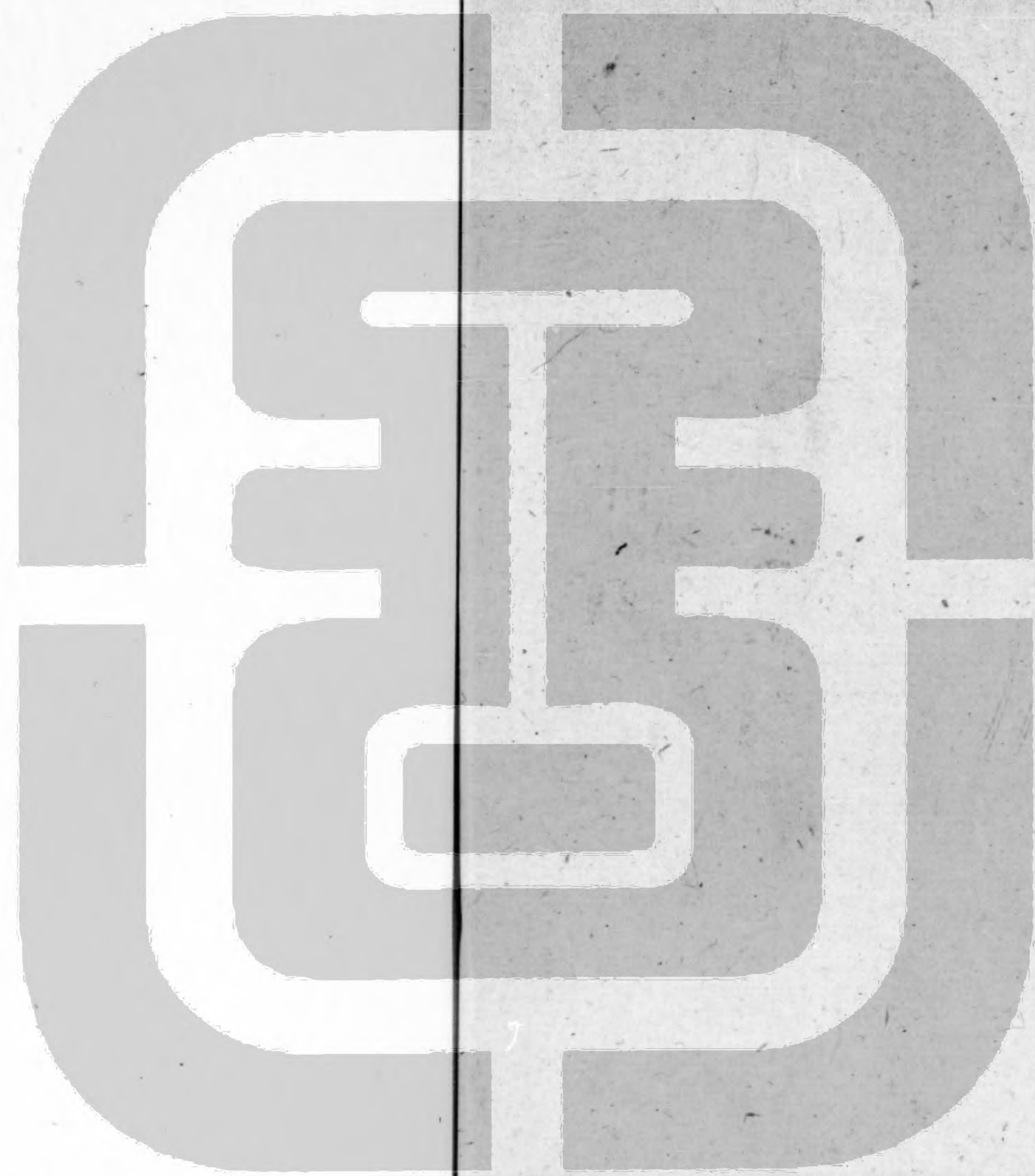
足之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樂樂者聖人之所樂
可以喜人心焉古之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不去
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古先
哲後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
淪缺代之所存韶舞而已下不聞振鐸上不聞謳謠但
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况古雅莫尚
胡樂荐秦其聲怨思其狀迺怪方之鄭衛又何遠乎爰
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於茲正觀初作破陳
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歌有麤和振發之音以表興王
之盛烈何謝周之大武豈近古相習所能闕思哉而人
聞胡戎之樂久而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
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顏唯樂而已矣太宗文皇帝

留心雅正勵精文教命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
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
調起居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
為之折衷西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
近代加裸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
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永
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國家以和
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二年鮑鄴始詳之順
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習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
廢而不擊謂之啞鍾孝孫謂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
四十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製文舞武舞
文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鍾磬

祝敔晉鼓琴瑟箏篥簫笛篪擗鏡鐸舞拍春牘等謂
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
服而分始終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東封太山日所
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
祇皇帝行用大和之樂其封泰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
之樂迎祖用雍和之樂酌酒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
武用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宮元
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
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
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
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
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帝酌

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大和之舞睿宗
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撤豆用雍和之舞送神
黃鍾宮永之樂臣以樂之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
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音律請
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鄉士爰有司頻詣
闕上言請以唐樂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
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事字表其樂章今之所
謂宜曰大唐樂

唐會要卷第三十二



書